





## (54)

上開許軒任官所作招牌匾識之省者  
居一則現已查得，發在蘇州府『  
』，當時既不在蘇州，  
也不在北京，却是在濟南，現將原文  
照錄於下：  
金遼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  
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輒爲手記，  
而最可貴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蓬  
萊宮二廟前，楹帖曰：劉格洛道謹

○首、尾（清公）

願結冤奴之緣何？冤奴休矣。  
勒限交貨，絲金銀錢，無窮無底，不  
願交貨，一無賴無恥荒淫也。免奴  
勒限結入緣，做惡惹結人緣，其如不  
願結冤奴之緣何？冤奴休矣。

○首、尾（清公）

再進一步，一說又說，那小僧多麼  
再進一步，簡直是那普通平民溫飽  
的，亦難安居樂業咧！那麼，即使官  
應加十倍調經，恐怕捕風捉影，拿不  
勝拿哩！

○首、尾（清公）

蓋又是原問題了，你還是逮捕得  
緊，他就牽綁走了，那些被綁的，不  
消說，當然都有身價的，要求款項，不  
少，當然要五十元，不容緩的，打緊  
了，等到官廳再去調查，他早已被取  
歡送哩！你得忙去追捕捉呢，而那些  
光的禍患，不但不能夠肅清，而且效  
尤的，更要加十倍繼續上來，照這樣  
說來，難道綁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首、尾（清公）

我說，你說綁匪的禍患，都是爲着  
真也凱作我說的，那一次騎虎也難  
下，我說你綁匪的禍患，都是爲着

（濟公）

上開各軒柱上所作招牌匾額之著者，  
居則『現已查得，載在錢錄中之』  
樹園叢書下。一寫店既不在蘇州，  
也不在北京，却是在濟南，現將原文  
照錄於下：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  
石刻及匾聯楹帖之類，輒爲手記，  
而最可寶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門  
額曰「兩府」者，殆非是。劉伶閣道隱  
家好酒，吾邑有劉氏墓，性嗜飲，

消說當然都是有身價的、要求款項  
了。等到有官廳再去調查，他早已據  
款還鄉，你待別去捕捉呢，而那些無  
辜的禍患，不但不能夠逃脫，而且致  
尤的更要加十倍懸殊上來。照這樣  
的禍患，那比不得神聖不可侵犯的  
說來，難道排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真不！我說排班的禍患，都是爲着  
實地凱作崇你們是講一次請袁世凱  
做一和心事老、那麼，便是攔攔利失

(人快)

以詐刺家自之免稅馬某（被偷月  
受星鬼子一十金之津貼）爲之鼓吹，  
錫以「免稅」二字之嘉獎。是是非非，  
投標無賴猶猛虎，已容其名爲餐餐，  
馳騁辭而觀之而彰公道。此種  
恥恥而領者之矯首，乃勞夫加半  
役、校例額之矯首，皆踏套頭，是誠  
老大輩之大小幸爲慨也。

後同鄉大趙惠然，又云：「於前  
台成，即此悲愁之際之不若爾。」

嗤笑。（第一台廳開始營業，元  
寶未更改，不識何所見而云然矣。  
復出更改而須買戲，則將來去，猶  
龍卷，亦必破價矣，言之可笑。）問之  
劉氏，以怨報德，知其事者，早欲富  
貴，以繳之力阻乃止，旁觀人所爭，  
故曰預聞中固已先言之，免稅

(附九)

[illegible]

身銀、人、家、迎、男

吾友嚴子時曾判別朋輩、分爲三類：豪邁者爲虎、小具機心者爲狐、如  
捧角者不知其何類也。或者兩無所歸、另開一日之口、庶乎得之矣。  
作者任文上無知此語、讀史尚不打緊、最難受者、陶無幾見視此爲  
天下第一吃緊之大事業、如近日市上之某安人、吾友烏一鰲乃謂之「陰  
陽」夫、失國不辨之、無不達、者也依然；七聖遺棄、一物不知、別字錯  
用、乖張累贅、人之猶不知欲勝、曉曉不休、且其素所不去而皮、露出  
猙獰形狀手段、謂我偏要如此、你將奈何！我代說、吾在旁觀地位、以爲如此打  
圓場形事、頗覺難看、時高鳴方爲何代說、辦案書一通書曰（上略）你说  
我陰陽不卜、那誰的是陰、誰的是陽、紅纓帶上湘江、教漁家婆的話、小

難道說這燈杆上一個黃毛丫頭嗎？你說我失調不調，那失的是標不，調的是湯因？這一件東西，二歲的小兒，也能得知，你說之無不者，之就是的，是湯因？這裏面，當然不能通用，何況說你說之無不者也，之就是的，又不至是製造的錯謬，妄用了，也不能說是犯法啊！你說我上燈惹來，一個人來了七錢，錢不要問我先他盜竊，行戶牛肉，當然不能在戲園子裡，揀個叫呀！一句話，說小子承認你是咒詛我的，你說我一物不取，但不是我那一物，我想要的，也有不曉得的東西，這也算不了，不可說，若是我沒有一物是知道的，那可笑話了！那香的是花，臭的是屎，吃的是嘴巴，會撒尿的是屁股，黑彩的是褲襠，臭又那一樣，是不知道呢，至於罵得老子破口，橫豎可以講過於手，（是）是暫且，畢竟是我富於文章，所以累得你老人家，汗也淌出來了，（不）是冤枉！這是一小子非常抱歉的，（下路）以為如此，這儒風法，比較強而自承為善，不圖某安人老羞成怒，風大亂，噫，無中生有，以相誣陷，嗣經原堂始敘尾而去，結果並無所損，以悔之

三 彼 曰  
之 耳

女明星巴祖在電影界中，有雄虎之稱，每遇過熱發時，無人不讚其美，但其妍姿媚態，每一現身架幕，觀者又無不神往，自彼最得意之傑作『皇后末路』一片，出世後，備受美國人士之歡迎，已為世界電影明星之一，我國人上醉心於巴祖之影戲者，頗不乏人，彼前曾與電影滑稽大王卓別林發生戀愛，一時報章雜誌，輾轉宣傳，幾於狂動一時，我國人士如能道之，初不覺巴祖一生所經歷種種

11

悲感離合之情史。較前被所演。第一時代的所謂大人物。一到走  
戲。尤爲曲折有味。彼生平所鍾愛之  
人。較其多。彼與卓別林之一段風  
流佳話。不過一部戀愛史之一二  
氣。董廉吃了鴿子柄的生活。就判然

(讓)

洋去遊歷一番，解解悶氣，尋尋開心。這幾位都好不自在呵，想不到現任內閣總理孫寶琦，看得人家到外國去，未免有些眼紅，趁着開座勸搖的聲中，也要想到外國去走一遭。白相相也罷了，但是他還要什麼旅費和學費去，究什麼經濟，唉，他

弄個壞  
他已經上  
不快哉

了、嗎、嗎、老孫、你倒真是人老心不老呀！

湖上一日記

少頃、抵靈隱寺、諸人渴甚、乃就清

（續再）

（白楚）

向新詩。仿他的意思做的。不料

不生的點頭。并且說出一句妙

五、五、九。

酒倒！

購海

曉蒼色。及前浦。遊西湖。似嘆此地。亦旋復而前。至飛來峰。遙見一人。徘徊松下。脫帽看石。狀甚自得。余謂此大風也。視之果然。余等拉之。上蒼龍。大風笑曰。余有一私事。乞諸公盡諾。語以私也。余等盡諾。行炊時。直抵其廬。夢老僧生。與先主。卒。交與寺僧有故。欲待其。余留廬上。登孤嶺。燄刀嶺。觀者。薄暮。湖洲遠眺。離城日遠。野。湖白者。爲江。黃者爲海。而青與白。與黃之間。又有黑者。如山間之。

教育

**品室譚數**（孤唱）  
馬嘶巖過百花墳詩云、纏帶深誰護  
宮門、猶把風流前事論、問下玉人何  
處去、白杳香畹賦招魂、經遠逝亦有  
句云、恍如斷腸生落梅、女甘薄命人  
多情、按白杳墳爲明季張二喬脂土  
所葬、彭孟陽爲此墓一詩名之  
香榭、花於春、故以白杳墳名、其  
地在甌之白雲山小梅嶺、喬木歌

施村桃葉楊妃冢、珍珠樓四頭  
亂分分咏、陳述而西半已述、吳昌碩  
令忽重提、諒適向香山亡子、與古恩  
寵各足見、  
釐村野月、多情猶照洗紗涼、桃葉渡  
水、六朝艸樹幾低吟、黃巾風流水  
隈、春波年平雙鏡恨、漢江夢曉殘花  
寒、英娘歌楊妃墓云、香消羅襪了無  
痕、宿草萋萋遍冢頭、已作蓬萊仙女  
去、月明何處再招魂、晚仙有陸龜翁  
杜松花一片、片桃花一縷魂（未完）

## ( 2 )

鄧秀才謂本建文太高雅，不合時趨，乃略拾以求，本雖不以爲然，然即是，學者立言固不朽，如斯文字實堪堪。秋風又向韓國去。文戰連宵，吾行吾志，心方博。清軍依然空國。豈知此叱咤無聊者。正時文。方駕能爾容許。豈知此又登孫山。時明叱咤無聊者。且取時文字細看。吳味難投，投此名號。一味如嚼蠟。暗啗。循深未及終篇。神志昏昏不欲觀。三載光陰同逝水。無何又見桂旗丹。四力士如雲集。各覓知交快欲談。這時鄧秀才却又來了。

題思  
奧妙

方為美。寔說今番。勝勝。方說仙家妙用。遊到東原。歌曰。所習振管。淪肌浹髓。難難。不咸章。胸中僅有前文在。勉強苦成夜未央。氣能氣旋旋。去。不咸章。胸中僅有前文在。歸來細把前文讀。忽然提報中寶玉。應接遺。機莫不。歡迎又見友人心。杜酒不出。洋洋。道他下筆。非常。徘徊無計。願增。相對知交。意不揚。

海驛五  
則此行

海上唱帖、本年第四集、定於本月（號）二日下午午在軒舉行、值社者爲胡奇九姚白雅三君、詠易打戲、故其熟悉作詩者之踴躍、與製謎者之心理、大有無從下手之苦、謹請詩家、值社者爲姚玖秋孫白棟三種數目以全經院之盛會、可得下之莫二種數目以全經院之盛會、可得下之莫二種數目以全經院之盛會、可得下之莫

香

詩話之戲筆，相聞數年前即有之，以作者不甚高明，馳名又太僻，是以我人罕注意之。今年大世界亦有戲筆，海上名流皆棄，任恣而作，亦甚惡。每夕不滿意而歸，因之亞細亞。形勢熱鬧，余謂詩話之佳，雖似有及假戲之曲折，然戲話之佳，則尋常路可索而得，然則戲話之佳，則摸不

（公）作，可以母之，實字大致皆有故典，庶不虛中，然有時雖屬虛字，而有線索可尋，有時雖屬虛字，而無頭緒可想，則其難易又當別論也。

或謂此詩話者，須多讀詩，此謬論也。今之製詩者，狗心狗肺，用意至苦，欲謂詩仙亦未，不肯採用，即全唐詩，宋詩鈔，仙亦未必肯採用，幸哉之清，清和雅，誰能盡取而卒之。

中而無  
亦想已

莊會 奈何天  
(六十六)  
(吳門程曉廬)